

酈道元著

水經注

世界書局印行

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宜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縣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日。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復。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水經注目錄

卷一 河水……………一

卷二 河水……………一一

卷三 河水……………二八

卷四 河水……………三九

卷五 河水……………五四

卷六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七四

卷七 濟水……………九〇

卷八 濟水……………一〇一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淇水 蕩水 洹水……………一一四

卷十 濁漳水 清漳水……………一三四

卷十一 易水 滹水……………一四九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一六一

卷十三 灤水……………一六六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泃水……………一七九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瀍水 澗水……………一九三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澹水 沮水……………二〇七

卷十七 渭水.....二二三

卷十八 渭水.....二二三

卷十九 渭水.....二三五

卷二十 漾水 丹水.....二五二

卷二十一 汝水.....二六一

卷二十二 潁水 洧水 潁水 潁水 潁水 潁水.....二七〇

卷二十三 陰溝水 坂水 獲水.....二九二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三〇二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三一八

卷二十六 沭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濰水 膠水.....三三二

卷二十七 沔水.....三四九

卷二十八 沔水.....三五六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三六八

卷三十 淮水.....三七八

卷三十一 澠水 涑水 灊水 濯水 瀕水 灊水 涑水.....三九〇

卷三十二 澠水 蘄水 決水 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四〇二

梓潼水 涪水.....四〇二

卷三十三 江水.....四一三

卷三十四 江水……………四二四

卷三十五 江水……………四三二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四四〇

卷三十七 淹水 葉榆河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四五五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灘水 漆水……………四七〇

卷三十九 涇水 深水 鍾水 末水 洙水 澠水 澗水 潁水 廬江水……………四八二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四九四

臣等謹案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潯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於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瑋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訛。層出疊見。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鉤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是皆我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祕。響然並臻。遂使前代遺編。幸逢昌運。發其光於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撫呵。以待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

案語附於下方。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於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自我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外謬。條分縷棼。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旣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舉人臣戴震

水經注

卷一

河水

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河水下一二等字。乃明人臆加。今刪去。

崑崙墟在西北。

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案桐。近刻訛松。

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案層。近刻作增。

一名天庭。是爲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案近刻千上有一字。

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案近刻作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漣水以西。案近刻作以西。衍北字。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

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繇橐。案近刻訛作逕記繇橐。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案三尺。近刻訛作二尺。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

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案近刻脫如字。故曰水具財也。案具上。近刻有。其字。符。五害之屬。案近刻脫此四字。水最爲大。案近刻水上。有而字。符。水有大小。有遠近。水

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川水

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

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案逝。近刻北朝滄淵。訛作遊。

驚波沛厲。浮沫揚奔。案浮。近刻說作望。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爲四瀆。案近刻河字在淮字下。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

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阪。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墟。案近刻脫此五字。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

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書內。如此類者甚多。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

馬張仲議曰。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此脫史字功字。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案今。近刻

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

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

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案入下。近刻有於字。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案此十三字。當亦

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間。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

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

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

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南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

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

非也。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卽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崑

崙。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案近刻作升崑崙。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黃帝宮。案此三字。近刻卽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

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

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案大段。朱謀埠云。當作火煨。非。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

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

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案近刻訛作凡度七百涉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

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證諸史傳。卽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墜。道狹尺餘。

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此爲正。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秣之西。

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獫狁也。

有白草。案近刻訛作白羊。原本及漢書作白草。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案長。近刻作長。烏長國。卽是

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於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尙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

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蒲那般河。案近刻脫般字。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

摩頭羅國。案逕字下。近刻衍流逕二字。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

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於南海。四萬里也。

案近刻四下有五字。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詞。近刻訛作河。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

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恆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恆水。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恆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恆曲之目。恆北有四國。最西頭恆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揭國。案揭。近刻作竭。下同。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縹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作婆羅。其樹花名娑羅佉也。案佉。近刻作法。此花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案枝。原本作芝。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案目。近刻作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利見。案利。近刻作利。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於恆。案自。近刻作見。恆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案利。近刻作離。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案十。近刻作千。城周圍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於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案奄。近刻作菴。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恆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案近刻作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卽盛以木函。擲恆水中。下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案好。近刻作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案服。近刻作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案西。近刻作東。賊來時。上我置樓上。案此五字。近刻作置我樓上四字。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

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捋乳。案捋。近刻作將。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案父母。近刻作。

王。二父。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刻作二。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案其。近刻作二。

寶階國也。案近刻。脫道字。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爲母說法處。寶階既沒。

阿育王於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爲吼。怖效心誠。案近刻作怖。懼心伏。恆水又東逕屬賓

饒夷城。城南接恆水。案近刻作饒夷城。南。南接恆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恆水又東南。逕沙祇國

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尙在。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淨

王宮也。案故下。近刻。刻衍曰字。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案出下。近刻。刻有池字。東向舉手扳樹。生

太子。案扳。近刻。作攀。下同。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

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恆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案父。近刻。說作佛。

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案羅衛羅越。互相通稱。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

之苗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尙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脩治。一浮圖私訶條

王送物助成。案送。近刻。說作送。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案近刻。脫訶字。阿育王以青石作

后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尙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

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恆以香花供養。尙見足七形

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案吉貝。近刻。說作吉貝。太子生時。以龍王夾

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尙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

田閭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於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案一據下。近刻訛作據左一據據右六字。晉

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

河南摩強水。卽於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

由旬。菩薩於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

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於是徑詣貝多樹。案徑。近刻訛作

逕。貝多樹在閼祇北。案在下。近刻有貝多二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

同。竺法維曰。迦維衛國。案近刻作迦維國。脫衛字。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天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

旃時。有暉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爲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案委。近刻

訛作山川饒沃。恣所欲。案恣下。近刻有刻衍其字。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云。案云。近刻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

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爲天地之中也。案地。近刻恆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

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無人。案近刻脫此中二字。空荒作荒蕪。羣

象以鼻取水洒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恆水又東至五河口。案近刻河下有合字。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

竭國向毗舍利。案舍利。原本訛作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案此句下。近刻有毗舍離諸四字。乃衍文。梨車聞阿難來。亦復

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卽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案具。兩。近刻訛作

身。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案由巡。卽由旬。書內通用。近刻訛作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

弗邑。案弗。近刻作佛。邑卽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

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

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國中。案原本及近刻。並訛作中國。今改正。惟此城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

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案二。近刻作三。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月向塔。案北戶。近刻作戶北。塔

南有石柱。大四五圍。案此四字。近刻說作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

百步。案近刻脫一塔字。作北三四百步。阿育王于此作泥犂城。城中有石柱。案近刻脫一城字。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犂城

因緣及年數日月。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

一一以指畫石。案此句原本脫畫石二字。據近刻補。畫跡故在。恆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

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卽是萍沙王舊城也。案瓶沙萍沙。互相通用。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

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案傳。近刻說作搏。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

北四十步。案四。近刻作三。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案天妖通。近刻說作天。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

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

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胡語。耆

闍。鷲也。案胡語二字。近刻說在又並法維云下。此處作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

鳥。案近刻脫一石字。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

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城南三十里。案近刻迦作加。三作二。到佛苦行

六年坐樹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

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

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卽

有佛影見。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

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西去。案西。近刻作而。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

北來試菩薩。案近刻無此二字。魔王自從南來。案近刻下有試字。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爲老嫗。不自服。案朱謀譔云。不字上。疑脫

一莫。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案有兩峯雙立兩字起。至此句向字止。黃省曾刻說。在後。即是佛外祖國也。祖字下國字上。原本不誤。梵天來詣佛處。案詣。近刻四說作詣。

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

禪河浴。案近刻脫禪字。浴竟。於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中。案沒。近刻說作投。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

三佛鉢亦見佛於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於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

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恆水。水西有佛樹。佛於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

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脩。案拘律。近刻作衛立。舍女上糜於此。於是西度水於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

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順

恆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恆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衛

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恆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

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棲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恆水東行。其南岸有

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恆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案近刻說作有佉下蘭池。恆水在北。案近刻說作池水恒在北。佛下說戒

處也。案下。近刻說作不。恆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恆水又東到多摩梨耆國。案耆。近刻說作帝。下同。即是海口

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耆。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

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恆水。江口有國。號擔祿。

案秩。近刻作袂。屬天竺。遣黃門字與爲擔祿王。釋氏西域記曰。恆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爲東西也。

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案近刻脫調字。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

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秦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爲解。乃宜爲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案河。近刻釋云。復書曰。案近刻按穆天子傳。穆王於

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瀟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

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爲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爲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繆歲

久。編章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脈川。案欲。近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

釋氏不復根其衆歸之鴻致。案衆。近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

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

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子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案近刻脫在沙棠琅玕在

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

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闔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

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

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

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爲下地。高

誘曰。地或作池。案此下。近刻有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則以髣髴近佛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蔥

嶺于闐二水之限。案佛圖調。近刻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洲記。案近刻說作崑崙山。案山下。近在北海之亥地。案北。近刻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而繞山。案近刻作周迴繞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

東北臨大闔之井。案闔。近西南近承淵之谷。案近。近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

刻作活。

刻作至。

周穆王云。去咸陽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案近刻脫下狹二字。

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案千。近刻名曰閼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

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案山。近刻承淵山。又有

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案近刻作朱霞九光。西王母之

所治。眞官仙靈之所宗。上通旋機。案近刻作元氣流布。玉衡常理。順九天而調陰陽。案玉衡常理。順九天。近品物羣

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案下狹上廣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說在皆往來也。其北海外。又有鍾山。近

刻脫此八字。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案近刻作天帝居治處也。案居。近刻說作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

難言。佛圖調康泰之傳是矣。案佛。近刻說作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巨。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

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爲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

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

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

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

上小處無羽。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

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

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西方。爲五行神。案近刻五

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

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

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冲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案此下。近刻思絕根尋。自不

衍一渾字。

登兩龍於雲輶。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考山海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不得云西南流也。作水經者。誤以爲河自石門潛行地中而入蔥嶺。然後復出。故不取冒以西流之語。下言入蔥嶺。則上不得言其流。當是後人見山海經河水冒以西流句。與下有石門相連。遂綴其語於此。又因下文言南入蔥嶺。更臆改西流爲西南流耳。杜佑通典兩引水經。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即接以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絕不及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其爲唐時本所無甚明。今據通典訂正。刪去七字。

山海經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案近刻。訛作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考羣

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

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宏壯。莫尙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記曰。河自蒲

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案山海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蓋本其說。後記蔥嶺于闐河。則又本之西域傳。其書雜襲而成。故漫無倫次。道元則以蔥嶺于闐之河。入蒲昌海。潛行地中。復出爲積石河。蔥嶺在今回部葉爾羌西。于闐即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闐展西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即星宿海。今呼鄂敦塔拉。朱思本所謂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者也。道元言河之所潛。出於積石。宜即指星宿海。

卷二

河水

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篇題作河水二。經文上復衍河水二字。今刪去。

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案原本及近刻。脫此九字。杜佑通典。引水經有此文。蓋唐已後。始脫去。今據通典補正。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損毒之國。案損毒。近刻說作身毒。蔥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

蔥嶺。高千里。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上生蔥。故曰蔥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

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

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案此九字。原本及近刻。並訛作經。考注。敘蔥嶺之水。分東西。先載蔥嶺分源。月西流。逕休循難兜罽賓月氏安息。入雷霧海之水。不得與經文淆案。今改正。